

山东师大同心会贵州支教

# 小孩一句话，大学生成立支教团

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徐宁

读书了就不用整天放牛

短短半年，社团人数达到360余人

提起六年前办社团的初衷，即将研究生毕业的王旭晖感慨良多。

2008年，王旭晖读大一，青岛大学发出招募志愿者的通知，拟成立支教团前往贵州支教。刚上大学的王旭晖看到信息后有些激动，跟随自己的心意，王旭晖报了名。

就在王旭晖几乎要忘记这次支教活动的时候，他接到通知，从190余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支教老师。“这次活动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”王旭晖说。

“苗乡村寨大多处在大山深处，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。”王旭晖回忆，村里有一对姐妹，姐姐九岁，妹妹六岁，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，然后上山背猪草，当问起她俩有什么愿望，小姐妹异口同声说想读书。

正是当时两姐妹的一句话打动了王旭晖，坚定了他成立支教同心会的决心。小姐妹中的一人说：“读书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七点起床去上课，而不用早起劳动，一整天放牛了。”

“到各宿舍发传单，和每一个感兴趣的学长长谈，把自己在贵州支教的感触告诉他们。”渐渐地，王旭晖聚拢起了十多名社团中坚力量，短短半年，社团人数达到360余人。

2011年，即将大学毕业的王旭晖第二次前往贵州，这一次，他是带着山东师大支教同心会的社员们一起。

他们是西部支教公益事业的先行者，他们连续六年暑假前往贵州毕节，平时上课的日子里，他们长期与当地孩子保持通信联系……山东师范大学西部支教同心会，为贵州的孩子们送去关爱，带去知识和快乐。



2014年暑假，山师同心会的志愿者在贵州毕节一个苗族村寨给孩子们上课。受访者供图

## 即使暑假，课堂也坐满了孩子

床铺紧张，男生们轮流在办公桌上睡觉

2015年是支教团连续前往贵州的第五年，今年暑假，西部支教同心社的副社长刘俊汝将作为支教团的团长带队奔赴贵州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义务支教活动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支教了。

“整个学校一到三年级只有两名教师，教室只有三间，一个年级一间，‘刘俊汝回忆说，‘硬件设施几乎为零，连床铺都是

临时搭建的。因为床铺紧张，男生们不得不轮流在办公桌上睡。”

除了基础设施简陋，对气候的不适应让支教团成员吃了不少苦头。“刚到支教点，就起了湿疹性皮炎，去镇上买药也很不方便。”刘俊汝说，就算这样，大家都没有抱怨，更没有人心生回家的念头。

学习环境的艰苦阻挡不住了当地孩子们学习知

识的渴望。即使是暑假，每一次所有教室都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。刘俊汝说：“要改变当地落后的生存条件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上好课，让孩子装着知识回家。”

在刘俊汝看来，支教不仅奉献了爱心，也从孩子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“他们对艰苦生活的乐观态度，自立自强的勇气让人感动。”

## 支教结束，书信往来

“虽远隔千里，我们愿做孩子的倾听者”

同心会支教团只在暑假才有机会前往贵州支教，支教以外的漫长时间里，同心会如何和孩子们联系呢？

“现在社会上也在批评短期支教，因为形不成持续的效果。”王旭晖说，支教团走了，如果后续工作跟不上，反而对孩子们是种伤害。

为了让支教成果延续，同心会开展“爱心一帮一”活动。每年暑假支教期间，同心会专门为孩子建立档案，一年更新一次。支教回来后，同心会通过分析档案，安排志愿者与孩子们进行一对一的书信联系。“我们想让孩子们感觉到，我们始终和他们在一起。”王旭晖说。

张小瑶已经参加了两年“爱心一帮一”，第一次写信时，张小瑶在信里夹了自己的照片和联系方式。“没想到小姑娘马上把自己的照片装帧好寄了过来，还夹着自己做的折纸作品。”

志愿者和孩子们的通信仍在持续着，“虽然远隔千里，我们愿做孩子的倾听者，有的甚至素未谋面，但我们的内心却贴得很近。”张小瑶说。

支教社团还在延续着，但是在王旭晖看来，他希望支教早些结束。王旭晖说：“我最希望听到有一天西部的孩子告诉我，他们不需要我们去支教了，因为那时候，他们终于能接受到好的教育。”

齐鲁晚报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